

「昏鏡」與濾鏡

「昏鏡非美金，漠然喪其晶。陋容多自欺，謂若他鏡明。瑕疵自不見，妍態隨意生。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傾城……」這首饒有趣味的《昏鏡詞》，出自劉禹錫之手。某日，他看到一位工匠在賣鏡子，十面鏡子裏，「其一皎如，其九霧如」，也就是只有一面光潔清楚，其他九面都模糊不清，如霧裏看花。

旁人認為技藝未熟，勸他打磨精細一點才能有銷路。而鏡子則笑着說：這是有意為之，而且正是為了迎合消費需求——因為只有容貌姣好者才會買明鏡，而多數人則喜歡買「昏鏡」，這樣臉上的雀斑、皺紋、黑痣、龔牙等等，就不會那麼明顯，便可以傾城傾國了。很顯然，這與掩耳盜鈴、一葉障目差不多，屬於自欺欺人。

如今科技昌明，濾鏡已經成為生活必需品。對於很多人來說，可以三日不吃飯，不可一日無濾鏡。昏鏡遮顏，濾鏡神通更大，可以美顏，其使用頻率已遠遠不止「一日四五照」。本來，愛美之心，無可厚非。適當修飾，可以理解。但萬

事有度，在「顏值正義」、「外貌協會」的「拼臉時代」，容貌焦慮愈加蔓延，滋生畸形審美，網紅臉、蛇精臉、錐子臉、鞋墊臉大行其道，充斥各大社交平台。這種濾鏡，其實與昏鏡別無二致。更徹底的做法是整容，極端者陷入「軀體變形障礙」，不能自拔，甚至釀成死在手術台上的悲劇。

過度依賴昏鏡、濾鏡者，多半是不願或不致正視真實的自我。其實，容貌、身體人人各異，不可強求，而健康、自信、開朗的態度與精神，同樣能塑造一個人的外在與氣質，贏得周圍人的尊重。做事也是如此，盡人事，聽天命，勇敢去做，就算偶有失敗或是留有瑕疵又如何？大可不必抱着鸵鳥心態，依靠昏鏡去藏拙、躲避。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時間的魔法

即使你對「縮時攝影」（即：「延時攝影」）或者Time-laps這個名詞不熟悉，但我相信你一定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看到過縮時攝影的片段：或許是以城市的高樓大廈作為背景，在短短幾十秒的畫面裏，時間被極大壓縮，在巨大的、固定的水泥森林之中，人和車在高速地移動，忙碌而渺小，你甚至可以在短時間內看到日升月落的晝夜交替，看到從華燈初上到萬家燈火的變幻。除了城市景色，你或許還見過縮時攝影被用來拍攝一株嫩芽破土而出的頑強，或者浩瀚星河斗轉星移的空靈。

縮時攝影的本質，是把攝影機固定在某個位置上，然後用程式告訴它：每隔若干秒拍攝一張照片，然後最終把這些照片連續播放成一條視頻。這種技術變成了改變時間法則的「魔法」，將現實世界中緩慢而細微、不易察覺的變化，濃郁地凝結成短短的時間，直觀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縮時攝影

是在新西蘭。那是在一個湖邊的夜，遠離喧賓奪主的都市燈光，夜空中只有純淨無瑕的黑與漫天星辰的光。單單的那一幅靜止的畫面，就足以震撼人心。我架好機器，讓鏡頭仰望一片星河燦爛，然後就是耐心地等待，等待「夜之神」在鏡頭後的感光元件上用星光來作畫。而最終的「作品」讓我至今難以忘懷——儘管用我的肉眼去看，天空中與幾個小時前一樣都是布滿星星，但鏡頭中，滿天星斗都以鏡頭為中心，向着同一個方向緩緩旋轉，無聲而壯麗。那一刻，我突然有些理解古人為什麼會相信「地心說」。幾十秒的視頻，居然透出了滄海桑田之感，是一種名副其實的「時間的魔法」。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玄米茶香

不餓的時候，玄米茶可以當飯。

一杯熱水沖下去，杯底的茶葉開始翻騰，一股米香慢慢浮上來，越過鼻子直衝到胃裏。明明沒有「實質性」的攝入，卻陡然間撫平了焦躁和不安，好像冰涼的地板上被鋪了一條毯子，五感的溫度慢慢升高，無形中被加了一件衣服，一切都可以慢慢來。

就算是餓的時候，玄米茶也是很好的前奏。越狼吞虎嚥的開局就越後繼無力，喝一口茶，就好像先吃了一口飯，確切地說是在胃裏墊上了一口粥。不佔空間，卻足以在氣勢上掌控全局。之後都可以從容自在，「作弊」一般地找回姿態。

當然，這些除了茶本身，也要歸功於米。玄米茶的起源有兩個版本，一說是二戰前人們在慶祝活動中不想浪費敲碎的米餅，索性將它們炒熟混在茶裏喝；二說是古代日本茶葉價格高，平民用這樣混合的方法一舉兩得。但不不管是哪一種，玄米茶無疑是平價茶品中的「良心之作」，所謂玄米就是糙米，也是白米沒經研磨前的樣子，將它炒製後同茶一起沖泡，既有茶味，又含米香，口感比普通綠茶還多了一道醇厚。更妙的是，玄米茶所用的，雖然是綠茶，卻大多選用夏末三次、四次採摘的番茶，濕感低咖啡因含量也少，即便是孩子、老人都無忌。

而各處玄米茶味道有別，是因為玄米和綠茶的配比不同。很多店家都把這個比例視為商業機密，就算你看破了眼，都沒法看出個線索來。而這個配比，也不會遵循「貴即是好」的原則，因為玄米成本很低，很多人就會將它的比例放大，非但沒影響口感，反而進一步降低了咖啡因，提升了炒米香氣。果然價值只是市場賦予的，一方面是資本的天平，而另外一面，人心的傾斜也更不能被忽略。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自黑式盤點

一到年底，各種盤點紛紛出籠。以前計劃經濟時代，雜貨店、糧油店、書店都是國營的，過段時間就會掛出「今日盤點」的牌子，不再營業，一關就是一天，有時拎着瓶子，打不着醬油，也只能自認背運。現在的店或商場規模更大了，反而沒見為了盤點停業的，這就是體制變革的力量。

年底的盤點中，網絡流行語是例行節目。今年《咬文嚼字》公布的「十大流行語」裏，「神獸」等赫然在列。「神獸」現在指小孩。「神獸歸籠」就是孩子開學返回校園，這是很令家長開心的事。以獸稱人，似乎是近些年來流行的語言現象。除了「神獸」外，又如「社畜」，指的是

底層上班族。再如，把小娃娃稱作「人類幼崽」，也是一例。當然，還有百搭的「狗」，單身的叫「單身狗」，冷死了叫「凍成狗」，累壞了叫「累成狗」，就在剛才，我在手寫板上寫出「累成」，電腦竟自動聯想出了「狗」，足見「狗」字使用之普及。

這裏的有趣之處在於，狗以及獸，以前是作為罵人和貶損出現的。比如，狗奴才、狗官、虎狼心、沐猴而冠。反正，對於自己的生物兄弟，我們長期抱以蔑視的目光。如今，這種情況變了。

就像我在一篇文章裏說過的，「凡爾賽文學」不見得都是自我炫耀，很多時候不過是以玩梗為形式的調侃與自嘲，用網

突破需時

香港與內地的交流日益頻繁，不少詞彙使用已漸在同步，一些香港使用的詞彙，如減肥、供樓、髮廊、蛋撻、爛尾樓、樓花、歌星等詞已進入了內地，被普通話詞彙系統收納。普通話不少詞彙像「網紅」、「維權」、「達標」等詞也進入到香港日常，這樣兩地的普通話詞彙量都增加了，表達也更為豐富。

香港早期獨有的事物，內地現也有了，但未拿其名詞直接使用。「廉租屋」詞面上容易標籤使用者的經濟收入。內地對這類房的稱呼幾經變化，確定為「公租房」（公共租賃用房），這樣較尊重申請人的經濟隱私。

香港食物出現在內地，普通話最初表達得整扭。早期香港的普通話教材就出現過「雞蛋小烘餅」一詞，其實就是現今已橫行內地餐桌的「蛋撻」。早期的香港社區詞「蛋撻」，已成為普通話規範詞。但有的香港食物表述未進入普通話，表達時不妨借用社區詞：碗仔翅、飛沙走奶、潮州粉果、蝦餃、乾炒、一雞兩食……

香港普通話老師對普通話詞彙的認識正在成熟的路上。廣東話保留了不少古漢語單音詞，如衫、褲、鞋、襪……普通話口語常是雙音節詞：衣服、褲子、襪子……「鞋」則單雙音節均可。有的老師理解有偏，偏要把單音節變化成雙音節，考

棋王之王

我不知道是否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近來似乎較多影迷重新談論電視劇集，有閒暇欣賞或分析劇集的優劣。近期的外國網絡電視劇《后翼棄兵》（The Queen's Gambit）又是一齣話題之作。

《后》劇的中文譯名有些詭舌，不太利落，難明其寓意，其實是有關西洋棋的奇情故事。女主角八歲便失去雙親，被送入孤兒院過活，令她養成孤僻刁鑽的性格。因緣際會，她被老工人引介而接觸西洋棋，從此打開窗門，成長並搖身一變為棋界新星。就如不少勵志故事，女主角逐級挑戰棋手，過關斬將，令故事高潮迭起。這類戲劇其實都是一種形式變奏。將

某一種主體貫注生命，與人生互相連結。拍攝手法則要機動活潑，將棋藝比賽擬人化，天馬行空，增添觀眾的想像力。主角遇神殺神，遇佛殺佛，最終的敵人並非對手，而是深淵裏的自己。

不期然令我想到內地作家阿城於八十年代的「三王」小說系列，當中的《棋王》同樣以棋賽作主體。主人翁王一生在貧困年代的鄉間長大，自小愛下象棋，被人稱為「棋呆子」。他後來參加比賽，以一敵九，最後更挑戰深山老棋王，和氣收場。讀者若將這小說與另外的《樹王》、《孩子王》連貫閱讀，更能體會深層的人性描寫。《棋王》小說於一九九一年曾被拍

絡的話也可以叫自黑。以獸為稱，也可作如是觀。當一個人嘲諷別人時，他或許是勇敢的，卻也是魯莽的，而當他學會自嘲，那不但是勇敢的，也是智慧的。

寫到這裏，我忽然想起十多年前在福建武夷山坐竹排漂流，江水順流而下，兩側山崖壁立，近水處布滿小圓坑，撐竹排的船夫見我凝望，笑問：知道這些坑是哪來的嗎？未待我答，他笑得更開心了：是我們這些人吃飽了沒事幹，「撐」的啦！一時間，滿竹排的人都笑起來。

回到盤點，辛苦一年，也該盤點下自己，不必關門掛牌，倒不妨多些自嘲。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試時便出現「我去購買書籍」這種句子。對普通話詞彙認識有偏，追根溯源還是歷史原因造成的中文底子薄弱。香港的小學中文教科書時有粵語句式和詞語，文字也少有感染力。這種中文教育的結果在媒體文字和各種徵文比賽中都有明顯體現。這種缺陷本可通過閱讀質素高的文學作品去彌補，偏是香港的中文閱讀層次又有待提高，於是便形成了一個原地踏步的窘困。要有突破，恐還要上下各方面長時間的努力。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成電影，內容與台灣張系國的同名小說合二為一。雖說這樣的改編更具開創性，將華文地區的文學融會一起，但我覺得兩部小說的主旨各有不同，勉強合成反而吃力不討好。

棋藝比賽鬥志亦鬥力，兩軍對陣，互相廝殺，往往都是人生的寫照。我並不特別喜愛下棋，最多機會接觸的只是與孩子玩玩「飛行棋」或「鬥獸棋」。我卻不時會哼起許冠傑的名曲：「倉卒歲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陸離。」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克里姆特定製的「貝多芬牆」

二百五十年前的十二月十七日，「樂聖」貝多芬在德國波恩受洗。論及今人家喻戶曉的貝多芬名曲，其傳世的九大交響曲可謂「獨孤求敗」。幾乎所有指揮大師在其職業生涯中都會灌錄一次或幾次貝氏全套交響曲，而每位聽眾所鍾愛的版本也各有不同。在貝多芬二百五十歲冥壽之際，我選擇和朋友们分享一套由二十世紀意大利指揮大師克勞迪奧·阿巴多於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間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所灌錄的《貝多芬交響曲全集》。或許此版本並非是很多人的首選，但這套貝氏交響曲全集的封面卻頗為講究：均取自奧地利國寶級繪畫巨匠、分離派泰斗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為維也納分離派中心繪製的裝飾壁畫《貝多芬橫飾帶》。

一九〇一年，克里姆特受邀在四月十四日至六月二十七日舉辦的以紀念貝多芬為主題的第十四屆維也納分離派展覽上創作，其最象徵意義



的名作之一《貝多芬橫飾帶》就此誕生。他將這組高2.15米、長34米的壁畫繪於室內U形牆面上，其創作靈感基於理查德·瓦格納對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合唱》的詮釋：歌頌人類「在最壯麗的層面上為快樂而奮鬥的靈魂」，從而達到所有藝術的統一。畫作從左側牆面「對幸福的嚮往」主題開啟，延伸到中間窄牆「敵對力量」，到最

後「在詩歌中實現對幸福的嚮往」右側牆面告終。末端一對戀人在一群天使合唱下擁吻的畫面，充分展示了畫家向貝多芬取材於德國詩人席勒《歡樂頌》的第九交響曲《合唱》的致敬之意。這組極富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本是為了參展量身定製的臨時裝飾，現如今卻已作為分離派中心長期陳列的「鎮館之寶」。畫作不僅被視為維也納新藝術運動最具象徵意義的名作之一，還開啟了克里姆特著名的「金色時期」。阿巴多選擇將和維也納愛樂灌錄的六張唱片分別以克里姆特受「貝九」啟發的符號化名作中最具表現力的局部作為封面，這一堪比「視覺伴奏」的設計也讓此版在音樂之外注入了更多藝術價值。

（「碟中畫」：《貝多芬交響曲全集》/《貝多芬橫飾帶》）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曠野深秋

，還和我聊了很久。當得知我經常有機會到香港，便建議我去郊野體驗，「那是不一樣的香港，帶給你不一樣的心情」。分別時，我們約定來年去大東山看芒草。

第二年的這天，天藍如洗。我和阿哲走走邊聊。他兄弟三人，兩個哥哥一個去了澳洲讀書，一個到英國發展，唯有他子承父業，報考警察學院。不覺來到大東山上，海灣與沙灘的壯闊景色一覽無遺，沿着山徑夾道而生的芒草隨風搖曳，真是極美。他告訴我，因為父親生前喜歡這大東山的芒草，所以他每年都會來。

這些年，打卡大東山，那深秋的曠野見證一個內地人和一個香港仔之間的友情。可是，今年

，阿哲無法赴約。去年聖誕節，他在街頭執勤時被一群暴徒傷了右腿，直到現在也沒能完全復原。

人生的沉味在深秋的午後特別濃重，我感覺到時間的質感和季節的氣息。在曠野之上，我遙望山巔，與一株株芒草凝視對話，想到阿哲，我感到那深秋的山風正穿透我，時光的濃重令我無法轉身，歲月的刻刀正在我生命裏雕刻着什麼，一下又一下。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